



## 吴远碧 剖腹自医

重庆农妇吴远碧罹患“布查氏综合征”，腹部积水肿胀如球，因凑不齐手术费，她拿起菜刀剖腹自医。三刀下去，近50斤腹水流出，肠子也流了出来，所幸抢救及时得以保命。媒体报道后，当地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全力救治。近日，吴远碧被送往重庆市中医院接受治疗，手术所需的5万元费用也有了着落。

这个53岁农妇的选择无疑是一场豪赌，幸运的是她赢了。“剖腹自医”这四个字足够悲情和惨烈，它与之前的“开胸验肺”、“自助透析”如出一辙，足以将一个贫寒家庭的个体悲剧上升为牵动全社会的公共事件。

“媒体报道——领导重视——问题解决”，这种极具偶然性的叙事模式，再次在个案上体现出“特事特办”的高效率，以至于吴远碧的邻居也会发出“这几刀没白挨，算是因祸得福”的感慨。然而，并非所有的底层困顿都能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并非绝境中的“吴远碧”们都能意外得到领导的批示，这才是中国当前社会救济制度的现实。

当制度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亟须救治的弱势群体，实质上已经处于自力更生或自求多福的境地。每一次类似的公共事件，都在无形中抬升了这些边缘人获得关注的门槛，后来者们必须制造出更具话题性的“惨点”，才有可能戳动麻木的社会和迟钝的救助机制，让他们在众多的无助者中“脱颖而出”。

这种让无助者赌命的暗示，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就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承受风险能力极弱的病人，像吴远碧一样被无情告知“不属于大病救治之列”；就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看不到一点希望的病人，正准备拿起菜刀给自己做手术。他们，都是社会救济制度层面难以愈合的伤疤。



## “蜘蛛侠” 身份疑云

喜悦和张海军，一对被网友称为“蜘蛛侠”夫妇的选手，因为在《中国达人秀》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而备受关注。他们表演的《甩葱歌》成为轰炸荧屏的催泪瓦斯，不仅让评委伊能静哭掉假睫毛，更让许多现场观众和网友潸然泪下。然而，随后有网友爆料称，这对夫妻的真实身份可能不是“摆地摊的”，而是龙套演员。

据说“蜘蛛侠”夫妇的表演创下了当晚的收视制高点，在看了网友上传的视频之后，双眼含泪的我对此深信不疑：10年前，张海军是从未念过书的无业少年，喜悦是学声乐的大三学生，两个人一见倾心。因为担心她毕业之后不愿再跟着自己，他劝她辍学，不顾家人的反对与自己结婚。婚后，夫妇俩靠摆地摊维持生计，他发誓要做“蜘蛛侠”保护她一辈子。

站在舞台上，声线优美的喜悦如同一只艳丽的孔雀，一旁的张海军则像一只黯淡的乌鸦。他望着款款而歌的妻子，所有的内心缠斗都化作脸颊的两行清泪，相信他在为妻子骄傲的同时，心中也为曾经自私的爱而充满了自责和悔恨。在这个物欲昭彰的年代，能被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感动实在不易，甚至连一个自卑丈夫的私心都可以被宽宥。

或许正因为爱意太过难得，总让人疑心这份感动来得有些不真实。有人翻出“蜘蛛侠”夫妇参演的一段视频，怀疑他们是龙套演员；有人找到一组写真照片，怀疑他们是“专业选秀户”；甚至有人怀疑，他们的爱情故事只是节目组特意安排的虚假炒作……所幸，这对参加完比赛仍回到路边摆地摊的夫妇，低调回应了所有质疑。

当然，这些回应也可能原本就是骗局的一部分，但我总倾向于相信他们。至少应该感激他们，让我们感知爱的温纯，并保有为爱感动的能力。



## 地震“砖家” 面临起诉

本周三，意大利7名地震专家因在2009年拉奎拉地震前“给出的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甚至相反”，被当地检方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这些被告包括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所长恩佐·博斯基(如图)、意大利国家地震中心负责人朱利奥·塞尔瓦吉、意大利环境保护和研究所所长贝尔纳多·德贝尔纳迪等。

一份名为重大危险委员会会议备忘录的文件显示，强震发生前的半年时间内，当地居民曾多次感觉到相对较轻的地震。然而，在震前一周特别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这些地震专家却用轻松的语言调侃地震预兆，甚至戏称“市民应该呆在家里喝红葡萄酒”，而不是疑神疑鬼。没想到，拉奎拉在4月6日发生5.8级地震，300多人遇难，6万人无家可归。检方认为，正是专家们的安抚性结论，使一些在地震中遇难的民众一直认为可以放心留在家中。

如果这7名被告身在中国，他们很可能被贴上“砖家”的标签。事实上，在国内，从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到食品安全问题释疑，再到刑事犯罪事件解读，一些专家“满嘴跑火车”的言论，已经让这一群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尽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背景，但他们已不再是“权威”的代名词，而成了公众调笑的对象。

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公众人物尤其更应该管好自己的嘴，不要让它成为“雷语制造机”。这次意大利“砖家”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被提起公诉，或许正好给咱们国内的专家提了个醒。这似乎也暗示我们，以后再遇到类似的“砖家”，我们也可以透过法律手段让他们“长点记性”。



## 尹晓冰 “宝马教授”

近日，在一个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上，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善意提醒同行，教师将一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这番话引起巨大争议，一时间拍砖者无数。因向学生炫耀自己手机号码中有七个“8”、每天开着价值50万元的宝马去上课，他被网友戏谑称为“宝马教授”。

“宝马教授”的另一套教学理论认为，处于大学“金字塔”底端的是只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作为一个兼任3家上市公司董事职务、仅花费1/3精力用于教学的副教授，尹晓冰在“金字塔”中给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用脚指头也能想到。

以世俗的评价标准判断，尹晓冰副教授姑且可以算作大学里的成功人士，毕竟没有太多教师凭诚实劳动就能开得起宝马。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对教学投入与回报的理解，以及对大学“金字塔”结构的认识，基本反映了当前大学教育的真实现状。因此，他的话之所以让围观者觉察出冒犯之意，固然与他个人有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前的大学教育理念有负公众的期待。

在此之前，北京师范大学董藩教授对学生扬言，“40岁时没达到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已经引起过一番争论。“宝马教授”的出现，只不过是再次加深了人们对师德滑坡的担忧，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大量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老师都秉持着如此功利性的教学理念，他们将传递给怎样的价值观。

在当前的教师评价体系之下，对于论文数量、课题经费甚至商业利益的器重，远远超越了对学术精神的培养，这正是孕育“宝马教授”们的土壤。大学精神的回归，首先应该是师德师风的复归，这应该成为教师们的基本共识。



## 胡丙申 “还债局长”

当了十年乡镇企业局局长，为农民担保了69万多元贷款，退休后打工十年替农民还了39万元的死账坏账，这个人就是山西运城夏县乡镇企业局退休局长胡丙申。最近，他为民保债还账的事迹在网上传播后，被网民亲切地称为“还债局长”。

十年还债期，胡丙申对自己的开销限制极严，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他说这叫卧薪尝胆；为了尽早还清农民的债务，他不仅拿出了自己的退休金，还和老伴一起开过小饭馆、杂货铺、理发店。有人说他是道德楷模，有人却说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有人说他是一个好官，有人却说他一傻二憨，不懂用个人名义担保背后的法律风险；还有人感慨，一个好官落得如此下场，表明不能对百姓太好，得提防百姓测你。

认识各有千秋，功过任人评说，但“还债局长”的出现多少值得我们奉上掌声。对于中国当前数量庞大的退休官员群体而言，胡丙申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不怕退休官员们像胡丙申这样太“傻”，就怕他们一个个都太“精明”，懂得运用自己曾经的政治资本和人脉资源去捞取私利。

看到胡丙申的事迹，联想到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去年12月，已届89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开车，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也曾轰动一时。两位老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当地的百姓贡献着最后一点权力的“余温”。

没有人是孤立的，当胡丙申、杨维骏这样的退休官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在位弄权，退休弄钱”的退休官员自然会越来越少。此消彼长，才会改变人们对退休官员群体的认识，进而修复官民信任关系。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